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八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八五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金壘子四十四卷(二)

〔明〕陳絳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陳昱刻本

一

經濟錄二卷

〔明〕張鍊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三五七

學道紀言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明〕周思兼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徐汝晉刻本

三七八

推篷寤語九卷餘錄一卷

〔明〕李豫亨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李氏思敬堂刻本

四七六

三事遡真一卷

〔明〕李豫亨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六三七

來瞿唐先生日錄十三卷(一)

〔明〕來知德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

六五二

金壘子四十四卷(二)

〔明〕陳絳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陳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壘子四

十四卷》提要

金壘子上篇卷之十一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曾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傳曰匹夫匹婦合而言之神也謂夫衆心之合則太

公出焉王莽之擅漢也吏民上書請加賞於安漢

公者八千餘人又以不受新野田封而上書者前

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可謂衆矣當是

金壘子上篇卷之十一

時豈盡亡人心耶甚矣莽之行詐而無忌也彼八

千餘人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者孰號而

來諸孰數而孰籍記之又安知非役鬼而強名之

且莽歛張威權顓事誑耀矯誣上天則黃龍可使

游於江中風厲遠人則白雉可使貢於塞外而况

夫區域之內廟堂之前偽苟可飾孰證其非感荷

可勝孰爲之梗彼彼同然上書有之無之其寡其衆

又何足覈乎然莽能使此八千人四十八萬七千

五百七十二人者和聲合詞雲滃霧起頌其功德

而非衛氏之絕故爲變怪持血灑門以警懼莽者莽之長子也痛劉氏之廢稱疾不復朝會者莽之愛女也雖莽亦不能禦其必然則莽之詐於是乎不可行夫莽威以行其詐故能詐於威之所及而情愛之地反不能行其不相然之心蓋天理之在人而不容已也由此觀之孰謂匹夫匹婦而不爲神哉

人主至富勢矣祿位隆絕矣無可加矣加之而可者名與壽而已故雖剛王明君超覽絕識眎天下無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

以嬰其衷者而王檢之侈心金丹之毒性沿乘而莫之寤也不欲封禪禁上書人頌言聖過湯沐里而不敢與父老遠期復十年租光武於是乎不可

反矣

光武禁上書人頌言聖然賢王也秦政自以德兼三功過五故合崇其號曰皇帝其焚詩書惡人以古議今也削謚法惡人以臣議君也蓋愚天下而傲然以獨聖已矣然人至于今愚之光武得天下過湯沐里召父老賜復二年父老請復十年曰天下

至大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此光武之所以慎守天下而延祚長也秦政自以爲祖皇欲子孫以一遞萬而無窮然不再傳而白馬出關赤龍當天矣

客星觀象玩占云非常之星其出也無恒時其居也無定在忽見忽沒或行或止不可推算寓於星辰之間如客故謂之客星觀其所出之日所寓之舍以占何國視其五色以知何祥大抵星大者事大星小者事小守日多者禍深守日少者禍淺行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

者應速行遲者應遲其色青則爲憂赤則爲旱爲兵爲火白則爲喪黑則爲水爲病黃則爲土功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余因是以徧考群史凡書客星所經十二國分野二十八宿雖大小遲速不同蓋未有以爲吉占者其爲祲異著矣夫玄象感人恒以類應賢人星聚而陳寔荀爽兩氏父子一日而胥會於五百里內以爲有合焉月犯處士星則何胤謝朓皆會稽嘉遜爭爲名高惟恐其不以一死當也客星至犯帝

座而指以爲子陵足加帝腹非其人與事之應也
桓帝與河南尹鄧萬龍潛之舊通夕飲博客星遂
犯帝座大帝孱王萬士夫而押寵秘戲相逐也衰
代凶德相值也使夫逸士芳軌英王隆節一夕高
會子載盛譚而反速召逆象冥會凶符非天道也
按通鑑載光武徵子陵在建武五年是歲漢書紀
志皆不載有客星之事至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
客星燄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
鬼東北六尺所滅占曰死喪後三年而帝崩客星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四
之果爲凶害祿異光武當之矣至謂與光武同光
星徒高其名又高子陵之不臣光武客之帝座者
天子御處也須洞皆傳共卧事因傳會是應以相
豔異范曄偶不察而拾之傳然終不再見於紀與
志故知范亦偶失之筆而不及削也千百年惟司
馬文正脩資治鑑灼見其誣削而不書可謂卓識
矣

問曰卓茂爲密令部亭長私受人饋遺茂不以律懲

而以禮徐訓其民而靖之何居曰惇夫子康所謂
先有司赦小過者真宰事也俗既下衰以廉馭吏
不得不峻慎其坊其削也吹毛索疵果桃菜茹之
饋集以成賊而吏不勝安得長者之言而寬之雖
然廼吏之自處確矣平居無事曖昧而受諸人意
之所牽當事之際法必有停而不行夫懸魚瘞鹿
非高風乎問曰彼其爲亭長也爲縣令則不可曰
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不曰小臣
庶乎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五

後漢卓茂辟丞相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解與之
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挽車去後馬
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劉寬嘗出行有人失牛者
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
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
何謝之有曹節素以仁厚稱隣人有亡豕者與節
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
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受之劉震
居鄉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

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晉王延家
牛生犢他人認之延予無吝其人後自知妄認送
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予之不復取也朱冲有
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
還冲冲竟不受余謂失主妄認不辭辨而遽與之
已非人情若歸而受之嘉其悔過不猶瘡乎而遂
不復取夫私惠不足以歸德小庶未足以比義而
予人以無故之獲陷人於不贖之罪若延與冲者
甚矣蘇東坡嘗讀梁史謂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六

卽予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沈麟士亦爲
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卽予之後得
所失履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
當如麟士不得如疑之也蓋麟士胸中釋然疑之
有意若延冲亦疑之類已漢直不疑嘗爲郎時同
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覺下金意
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
同舍郎大慚後漢陳重爲郎同舍郎有告歸迎者
誤持隣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

襴以償之後迎親者歸以襴還主其事乃顯晉桑
虞嘗行寄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
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
是狐狸偷出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徧尋體問果
得之客求還衣虞授之不顧宋徐積借人書冊經
夕還之人知其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
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終不受元蕭
顥嘗出巡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顥拾之謂曰殊
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顥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
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與前數事相近然解衣
脫釵見非本物償金而襴大費經營近於曲意以
成人之過矯情以納已於汙矣孟子曰人能克無
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盜賊之名豈特爾
汝伐國之間尚深歛責孔子必察顏回之嘗飯孟
子不償館人之業屨疑之輒予竭皆何名還而不
受含意尚在直躬君子宜皆無取焉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七

東漢初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收
李忠母妻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

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是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因咨遣歸救老母妻子忠竟辭五代後唐烏震少事趙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震從符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子妻十餘人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手鼻縱至習軍軍中不忍正視震奮激厲志先士卒攻破鎮州晉范延光之反也以李彥珣為步軍都監使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人其母尚在廼遣人之邢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元石珪本宋徂徠守道之裔孫也金真祐南渡兵亂珪聚兵山東與宋為敵而遠歸欵於元及渡淮棄其妻孔於金山宋將追而好語之不顧妻子皆沉於淮珪因降元與金戰於曹州被擒不屈蒸殺於市彥珣以身從賊而手殺母患孝之賊也震猶假手於敵然不能一聞耳忠之母妻僅而完幸也殺其母若妻忠志也且馬寵在敵寵弟在忠非同謀矣若之何淳癰之相及也夫古之人固有為其君棄

其妻子者以為大誼所在則私愛可割也珪為金拒宋殺其妻子可也何者固以金為君也為宋拒元殺其身亦可也何者宋又其故君也今也既為元拒宋殺其妻子復為元叛金殺其身何為哉隋堯君素者守河東唐兵攻之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予以為若君素者其志可哀已其身在於君而其妻寓於敵得而殺之妻死於不辱以殉其夫臣死於不降以從其君不亦光乎

比拊膺也而殞霜悲泣也而頽城浩嘆也而决石故誼奮於志誠結於心卽天地爲動而况近取諸身乎然則育之目可使復明誠孝之感也折之脇可使復合忠精之祐也以古揆今何莫不然

世有奴婢妄爲之目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勲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而臧者斯或蕃焉何可滅之劉文饒嘗恠人詈奴爲畜產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井曰自任嘗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一

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黃太史亦嘗論御奴婢迺云退自省不肖之狀在於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恣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肆其責者也迺於其怒遽自歛戢瞿然省已非忠恕之道乎孟子云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爲奴婢彼獨貧耳世之奴顏婢膝奔走人門者何限獨以冠衣濟楚反相驅策恣爲怒咎不思其中之有愧也哀哉

東觀漢記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

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甄宇耻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問(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號之甄宇之瘦羊馮異之大樹也所全多矣彼一羊肥瘠而紛紛爭諸祭酒博士平日所講誦謂何乃使人不爭於錐刀之末乎

風俗通太原周黨伯况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僻歸報讐到與鄉佐相聞期闕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一

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卽徑歸而應劭云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業鄉佐雖云克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是也而予以爲凡黨之惡佐以爲辱已而讐之者以其發已過耳昔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尹綽數簡子也必於衆人中安知佐非黨之益友與夫以身蒙過所謂辱也發而改之禡我緼袍冒之華袞榮莫加焉斯我愛也安得讐之君子曰漢世鷹儒者著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遽數也黨欲附爲儒其以斯言誤之非其學春秋之罪也

郅惲友人董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恐天命而痛讐未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二

而不憂惲即將客選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遂死何願友人處備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願往候之備高泣而訴願感其義爲之復讐以頭醢其墓或曰二子可謂不肯死友矣况生者乎對曰不然君子不違禮以爲義夫父之讐不與其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斯禮也則然解者曰無故而殺人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則交游報之報兄弟之讐則殺於父矣報交游之讐則殺於

兄弟矣斯義也以情生以禮節故等殺著焉緩急差焉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兄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兄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夫以從父兄弟之讐猶執兵而僅陪其主人之能者而二子者藉軀魁友氏爲之復讐不已愆於禮而傳於刑乎曰若是則死者已矣對曰不然必也爲之請於官而以法行之雖作死者於九地而勿愧可也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三

丁鴻父緄封陵陽侯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逃去鴻初與鮑駿同師事桓榮甚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按鴻率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悟就國與機於東海始逃爵以充仁終逃名而服義可謂不激不詭中行獨復也

虞詡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冬
月上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
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
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
升卿而詡後以材能崛起歷官至尚書僕射經言
徵矣及詡臨終乃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
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
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
於天也祖父以決獄平允衍慶於詡至詡以多殺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四
寡祚詡祖父能爲于公詡不能爲于定國耶平時
閱獄少加矜恤可亡冤濫至于用兵則倉卒之際
鋒刃所加必有橫罹者火災琨岡玉石俱焚非得
已也且天道恢幽未易可測以獄一事觀之庭堅
忽而不祀張湯杜周酷吏也多後而昌斯又何說
可屑屑然數責之哉然予觀於虞氏祖孫其林性
實異經性仁恕仁恕之推類多平反詡性剛直剛
直之流易至酷烈且詡爲司隸校尉三公嘗共劾
奏其盛夏多拘係無辜迺祖無是也其在朝歌掩

賊於劫掠之際緣而多殺蓋往往宜有之至其苛
刻之聲亦豈一朝之積則其獲罪于天固亦自有
繇矣惡其慘乎其意一有輕忽人命之心天之所
厭也豈必手刃殺人乎哉故君子觀於經與詡則
○念之慘舒必異而天道之報施已不爽於毫微
金吁可畏哉
朱子有言天生天殺天之理也不豈能殺之余觀梁
冀惡張綱則以爲廣陵守鄧騭惡虞詡則以爲朝
歌長蓋皆借賊手殺之也而二子遂能驪起事功
彪名於罔極殺之者乃所以成之雖使冀與騭以
薦賢爲國之心而用二子所以成全二子者亦豈
能越是與蓋才全則運險爲夷命在則因禍爲福
斯理固然而姦人者徒憑其勢之無不可爲顧後
其私知於不可如何之域以陷人害人亦惑矣然
則唐顯卿張鑑之皆不免於賊世謂盧杞殺之也
者杞雖姦能自爲天平乎
陳忠奏上獄條請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按
子代母弟代兄孝弟存焉耳其勿聽以行法可也

聽之以扶化起俗亦可也。卽有慈母含哀友兄抱痛發憤請命詞旨惻切則如之何。聽之則傷倫阻之則弛格於是乎不可行。按應劭傳忠此議蓋起於尹次史王之獄初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竝詣官求代其命因縊而死尚書陳忠以罪疑惟輕議活次玉夫殺人者死何有於疑初軍雖死次玉之罪固在一則伏法於市朝一則自經於溝壑母相爲也若以一人勾死一人比生則人可百身法無一切誰無慈愛之心徒使禍延於無故之親長而惠常加於兇惡之子弟豈所以爲教與昔孟子云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夫使我殺人而人就殺我之父兄孟子以爲猶已之殺其父兄也使父兄由我而殺爲子弟者獨生有是理乎

漢詔賜降胡十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明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鍾離意入叩頭諫而止唐度支奏誤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六

宗聞之怒推案謫罰之過誤可矜也漢尚書郎可賞也如正人之誤誠無邪心然比周以蒙端不可開也唐樞密承旨不可原也

後漢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爲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無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恢乃止唐蕭廩第進士遷尚書郎父倣領南海廩解官往視南方多穀紙倣敕諸子善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於篋篋貪者伺望得無意苴嫌乎倣善其言而止昔人稱官篋曰圖書數卷而已廼二子之諫其父有創於薏苡之事可畏哉後周時江陵既平軍還諸將多因攜掠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曰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以梁朝珍翫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見墳籍而已宋曹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大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寸帛之附唐瑾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七

之墳籍曹彬之圖書而向非有二帝之察又一馬
伏波矣乃知○子之諫信是卓識不可忽也北齊
郎基性清慎無所營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
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挾寫書籍潘子義遺之書
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吁風流罪過正自不
免吾輩不可不知以常自勗耳

承官傳永平中徵拜中郎將數納忠言朝廷憚其節
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見官顯宗勅自整飾
官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
遠宜選有威容者乃以魏應代之按少子居鄉篤
行立朝直節久而益著名播乎匈奴豈聲音笑貌
間哉夫彼以誠來而示之以詐非所以重中國而
懷遠人也

馬季長韜跡南山抗命於鄧氏庶幾哉有靈龜之操
乎已廼饑寒困心輒悔以尺羞滅軀猛然赴召何
初心之遽移也尺羞可忍尋枉亦為迺遲至于頌
東巡頌西第且為冀執筆草奏誅李固亦其積漸
致然矣孔子稱無欲而後能剛夫處貧難處富易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八

然一理也必母慕富貴而後能安貧賤融高堂絳
帳聲伎滿前吹笛鼓琴達生任性以此自為非終
其身富貴則不可其能放聲滅跡巢棲茹薇耳丘
園之貴同綺季之風乎

酷吏傳王吉為沛相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
棘埋之黨錮傳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
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
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史欲引南彪怒
曰賊冠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
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而縛自首按殺
子者與殺人鈞罪法乎殺人之父母將生其子情
理乎夫父子天性也有子而至於其父母殺之長
民者其教之無素養之不預可知已矣孰無舐犢
之愛乎夫將制之常產俾俯仰之有資也嚴之不
式俾嫁娶之勿踰也如是而有不養子者乎信其
父母罪矣如其不然而徒以重法禁之雖其父母
日殺而子不能舉也非其父母之罪也為民父母
者之罪也

荀悅漢紀王吉始居長安東家有棗枝

吉庭中吉婦取其粟以哺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隣人止之因固請吉婦還其餽節如此君子曰吉之餽節不若無節昔孟于惡敗而欲出其妻其母亟止之大夫婦亦大矣曾啗漢而棄之乎聞之出其妻者令其可嫁故炊梨不熟罪不止於炊梨也曰使子亦有過焉耳此古人之心也吉以剥棄而去婦此何當於七出哉過甚矣昔吳起以織組異善而去妻它日又以求將而殺妻識者謂起去妻之心已卽是殺妻之心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

云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王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見世說新語政事篇而東漢書黨錮傳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云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此二事甚類余意未必一時兩人乃皆有斯事或記者各集其所聞而致有互異耳然于此

察殺人雖殘而會不若殺其子之甚以盜跖知有妻子而人安殺其兒此司教化者所以尤痛心而疾首也

東漢陳寔除太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若是其復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北魏郎茂授衛州司錄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茂謂民猶水也是也然防而闕之潰如之何孰與導其源乎陳太丘得之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世說載太丘爲邑長時更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敗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余謂此一事誣吾太丘矣欺君誠不忠然亦因事有大小豈得一槩執殺詐稱母病殺詐稱母喪何所復施刑乎且禮大夫不稱君吏詐令長而曰欺君過

矣

蘇不韋父譙爲郡督郵時李嵩爲美陽令貪暴爲民患譙按其賊譙遷金城太守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非詔旨不得到京師譙復私至洛陽時嵩爲司隸收譙詰掠死獄中不韋嘆曰伍子胥何人也廼馳到魏郡掘其父塚斷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不合古義惟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論曰子胥憑闔閭之威雪怨舊郢豈如蘇子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亦優乎或問不韋之金鼎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一

而日伺其便未有以逞也不勝憤懣三俚之志以火雪於枯骨亦足以當而上報其先矣夫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而又何過哉對曰不然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一時之言也殺人者死千古之通論也夫嵩在而不韋得以視息乎人亦患無志耳婦有禰車而刺讐女有抵髻以舒憤况戴其鬚眉而穢丈夫者與故曰伏鷄搏彘乳羔敵虎振而行之俟以歲月剗刃可也復讐者不拆鑊干顧乘其人之無知而甘心焉惡見其可乎夫貪暴之人又何有於死父君子謂不韋之謀父之讐也其猶在子胥之後乎夫子胥讐國不韋讐人然員猶爲獨行其志必當而無憾者也

金鼎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三

之託而厚贍厥奴爲陳揖遺腹之孤則寧退其子
延陵帶劍之信程嬰存朔之義此乎見之

杜密穎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
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
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
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
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恤已自同寒蟬此罪人
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
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四

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或問二子何如荅曰孔子
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恂恂居鄉似不能言者如
季陵常道也造膝之言詭詞而出推賢紕惡佐政
於理有周甫之志其可也
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爲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
世尹所不忍爲錮人於聖世而不忍爲然則聖
世無錮人與飛廉惡來武不誅共工驩兜舜不放
矣且安爲大尹不能使人無贓罪有贓罪而不鞠

⑧人盡盈其富貴之望者民無類矣宋韓億在中
書見諸路職司掎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
太平王上之心雖重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
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
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卽符袁論然掎
拾小過誠不可也

漢戴良母卒伯兄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
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
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苟情不佚何
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
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周宣帝高祖山陵還欲
作樂令議其可否太宗伯斛斯徵曰孝經云聞樂
不樂聞尚不樂其况作乎內史鄭譯曰旣云聞樂
明卽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
此銜徵諧之下獄按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經本人
情以著世教使臣譴妄說經以逢君惡曲士猖狂
棄禮以迓世憲無足言者

徐孺子吊卽有道之母喪置生芻一束於其廬前而